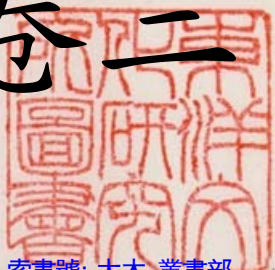


卷三



書名 [惜抱軒遺書三種] 莊子章義五卷
 撰者 清 姚鼐 撰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子-道家-莊子
 索書號 大木-叢書部- 53
 編號 C6680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6680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叢書部

5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惜抱軒遺書三種] 莊子章義五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莊子章義卷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五章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

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

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

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息者一呼吸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

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

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劉辰翁云其視下也謂天也已與造物爲人而



0 1 2 3 4 5 6 7 8 9 0

1000

莊子章義卷三

外篇刻意第十五

一章 此篇乃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之類漢人之文耳然自有可取處

四庫全書

東洋
所
圖
書

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
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
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
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
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
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
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

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知者私意也循天之理數語甚精蓋周諸子之語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

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劔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竝流無所不極上察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

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
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
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
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外篇繕性第十六 一章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
爲也上知字從張君房本增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
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
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



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
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
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
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
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
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
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
興治化之流溲醕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
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
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

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止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有之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外篇秋水第十七 七章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

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

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

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句證彙今故句故遙而不悶
 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句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
 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
 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
 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
 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
 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
 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
 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
 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



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
 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
 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
 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
 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
 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
 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此處語意極善教然非莊子文也蓋所謂
其子必且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
 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
 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

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
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
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
稊米也知豪末之爲邱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
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
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
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
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
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之噲莊子同時湯
必不曰昔者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



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
穴言殊器也騏驥驪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
言殊技也鳴鶴夜撮蚤察豪末晝出暝目而不見邱山
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
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
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
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
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
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
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

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



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盜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乎人之行乎字作天從張君房本改本乎天位乎得躡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虵虵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虵曰吾以一足跨卓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虵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虵

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鱸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此段乃是殘缺以目心不必言者吾不以爲然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

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



方公孫龍與莊生時不相及此其弟子所記耳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



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距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以韻求之東西字易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哇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鵯鵯子知之乎夫鵯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鵯得腐鼠鵯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

我邪

記此語者莊生弟
子之徒之陋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儵魚卽至樂篇食之鱮鰈
鰈字耳而經籍多誤作儵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旣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外篇至樂第十八

六章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

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
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
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
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
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
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
何之苦也之是也言何若是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
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
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
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



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
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
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
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
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
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
化生生字從江南木增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
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
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
與人居長乎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
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
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
氣離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
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
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
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崑崙之虛黃帝之所
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
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
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
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擿以馬捶因而問之曰
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
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
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
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向子之
談者向字從張君房本增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
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

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
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
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
深曠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
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
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
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
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
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郊御而觴之於
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
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
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
浮之江湖食之鱸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
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
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
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
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
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唯予與
 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養長也夏小正
時有養夜言種有幾得水則為鼈得水土之際則為鼃
 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
 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胥是長老之意言胡蝶之老者
 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鵠掇鵠掇千日
 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
 頤輅生乎食醯黃輓生乎九猷蒼芮生乎腐蠶羊奚比
 乎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
 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外篇達生第十九 十四章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
 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
 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
 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
 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
 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
 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

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

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

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

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形色而已形字從江南本增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

焉得而正焉正字作止從張君房本改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

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

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

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

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

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

是而况得全於天平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

者不折鏢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

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

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

人民幾乎以其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

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

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



之也吾處身也若楸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痴癡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

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

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此處余始分三章今仍作一章畏塗一段專爲周威公輩言之自爲警切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掾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雕俎之上則女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桓公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乎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止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邱有壘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乎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

者殆乎霸桓公鞮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紀消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與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

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不貌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

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據然後
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
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
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
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
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王倅旋而蓋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
不桀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
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
之適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
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
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
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
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
而不宰今女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
月而行也女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
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
 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
 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
 所言非耶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
 耶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
 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
 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
 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
 平陸而已矣語同至樂篇顏淵東之齊章義較淺於彼文亦有誤今休款啓寡聞
 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鼉以車馬樂鳩以

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外篇山木第二十章九章此篇與人間世同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
 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
 天年夫出夫者夫子謂莊子也本或即作夫子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
 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
 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
 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
 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閒
 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



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宵專爲一上一下
上下字互易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
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
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剝尊則議有
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
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
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
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
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

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
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
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
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
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
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
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
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
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
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



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



而成上下之懸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豪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翬翬蹠蹠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

免於患直未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枲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雎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女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

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不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係履而過魏玉魏玉曰何先
生之德耶莊子曰貧也非德也土有道德不能行德也
衣弊履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玉獨不見夫
騰猿乎其得相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閒雖羿
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
振動惛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
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閒而欲無德奚可得耶
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

而歌焱氏

古之無爲
帝王也

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

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
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
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
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
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世也言與之
偕逝之謂也言我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
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
四達爵祿竝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
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

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



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恍然曰噫物固相累二

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入宮

從江南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閒甚不

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

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

身異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

真下栗林二字從張君房本刪虞人

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
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
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十一章 此篇與德充符同旨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
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
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
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
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
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
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
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

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
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
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
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
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
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
入而歎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
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
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

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
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
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
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
曰夫子步亦步也夫乎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
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
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
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
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



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
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萬物亦各自有其日也有待也而死
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
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
其前邛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交一臂而失之
所謂多學而識之也所謂可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
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也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
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
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

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



水生之蟲不疾易淵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習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洑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

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

耳可謂多乎凡曰難文難言大文王德之出而不可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朱肥使秦穆公忘其
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
半有一史後至者擅擅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
次視之則解衣槃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
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
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日而屬
之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





偏朱蹠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蹠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缺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遯終身無鬻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耒耶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

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恍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

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二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十六章此篇與大宗師同旨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邱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

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女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

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



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舍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舍字作今從劉得一本改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女形一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一女度神將來舍德將爲女美道將爲女居女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



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身非女有也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女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培擊而知夫道宵然難言哉將

爲女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
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
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
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
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
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
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
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
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
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老子辭
止此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
於宗自本觀之坐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
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果蘇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
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
所起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
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
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
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

第薛曰何其愈下邪曰在五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

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女唯莫必謂無乎逃物謂

從張君至道若是大句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



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聞乎寥

已吾志也已此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

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彿乎馮闕夫知入焉

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

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

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

散非積散也莊子人之論皆謂之真其視以論道而非

如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如

荷甘田中多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

夫亦無所發矣之狂言而死矣夫矣堯堯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焉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

佛經以於是起豈效此邪

子知道乎無窮曰

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



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天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

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
 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不問而
 夫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
 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
 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
 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取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
 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
 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
 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



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
 而有孫子可乎言其要有由不得無故而有傳世故有子孫不得無子而有孫也如是天地不
 得先無而今有也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
 不以死死生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
 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也下猶其
 有物也五字從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
 於是者也劉得一本刪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
 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
 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

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
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
也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
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
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
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
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
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莊子章義卷三

莊子章義卷四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二十一章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
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
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
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
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
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
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
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

